



采访：夏楠 图片提供：无用工作室

马可 心的作业

手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所以手工艺作业中会发生奇迹，因为那不是单纯的手在劳动，背后有心的投入，使手制造物品，给予劳动者快乐，使人恪守道德，这才是赋予物品美的原因。所以，手工艺作业也可以说成是心之作业。

——柳宗悦

马可和无用，都象征着对美的极致追寻。现任无用品牌经理的王暉正是被此感召。2014年初，时隔六年他重看贾樟柯导演的《无用》，影片中马可在巴黎时装周上，在一所学校篮球场上做《土地》作品发布，灯光依次在模特所立的台下亮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不由自主被一种力量紧紧地揪住了。春节前，王暉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请无用的工作人员转交给马可。大年初五，王暉在珠海见到马可。那天下午的谈话基本是马可发问，与他探讨关注传统手工艺、传统文化、环保绿色的生活方式。三个多小时后，王暉在回程的路上发现，无用原来不是一个时尚行业，是一个公益团队。回到北京后他便辞去了百度的工作，南下珠海加入无用。王暉说，如今想来，2008年第一次看《无用》，是当时经历浅薄还不能参透电影传递的理念和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王暉已经能很清楚地指出，无用致力于让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传统的手工艺得以融合现代特点，被保护、传承和创新；通过用“社会企业”的形态，让这些理念得以存活、循环，自我造血养活梦想。从审美层面看，32岁的王暉用“极酷”来形容：“目前这个时代商业气息浓郁、科技让生活看似更美好却让人更累，时尚一律向欧美看齐，传统文化纷纷向精致士大夫时代致敬，喝茶、焚香、古琴、文玩，修行泛滥、流于表面却有着过不去不可弥合的断层；另一方面，中国的年轻人日益细化，型男索女用时装武装自己，在商业战场上冲锋陷阵，努力工作又拼命花钱，购买一切精致、现代，闪闪亮的大牌犒劳自己。而无用所做的是保留沉淀在这些表象之下沉寂的部分，把民间技艺从炫技、过分精致的民间工艺带回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民间用品，让年轻人关注真正有力量的美。”

王暉说自己好像上辈子就知道马可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和价值。而另一位朋友，盛世嘉年国际文化创始人王军先生说，无论是马可在巴黎发布《土地》、在巴黎小皇宫发布《奢侈的清贫》、在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展览中对《土地》的再现，都让他看到了一种独特价值，“对服装，中国文化，对生活方式重新思考过程中，像清新的空气。我内心对马可、对无用所做的事情很欣赏、抱有强烈共鸣，特别关注，我知道她是希望用一生的努力做心里面认为正确的东西。”王军先生说，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从方向上，跟社会、文化建立起一种哲学、价值观，作为一种贡献留给人类，很难树立起我们中国设计师在世界上的意义和存在。

提及马可，黄永松先生回忆说，虽然已经和马可见面好几次，但直到2010年秋天才在天工慈城展场的门口读了她题记的这首印度泰戈尔的诗：这是件要紧的事/妈妈/你懂不懂/再耽搁一会儿/纸飞鸟做成了也没有用/当河水泛滥掩盖陆地/哪里还有我要飞越的金色麦田/绿色庄园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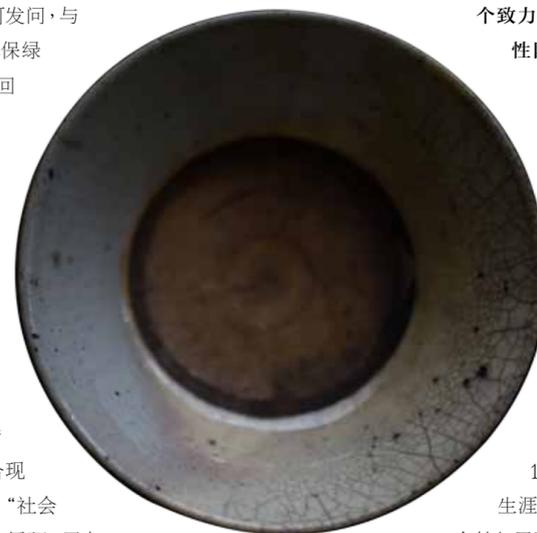
黄老适才惊讶地觉得一个年青有古老底蕴的朋友来了。他看马可亦是看得明白：“衣服是否一定要这么肤浅？如果不能通过服装传递更本质的内涵，那么她做的事，就毫无意义。这是她的‘究竟’。”但也指出，马可提倡“奢侈的清贫”，字句中还是有奢侈、清贫、非凡、奢华、价格……“把对立消失，才好”。

《生活》：关于无用的定位及发展方向，“无用”是一个致力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的公益性团体，其目标在于通过手工精心制作的出品向世人倡导：过自求简朴的生活，追求心灵的成长与自由。这个提法的萌生，最初起源于什么？

马可：2006年，离开亲手创建并为之奋斗了十年的中国首个服装设计师品牌“例外”，我来到珠海从零开始创建无用设计工作室，无用开启了我真正探寻自己内心最本质的需求和不忘初心、实现梦想的人生旅程。

1992年大学毕业至2006年的14年设计生涯中，我越发认识到商业繁荣景象背后的贪婪与局限性，正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已经把“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目标，所以近年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黑心企业和害人产品层出不穷。无节制的追求商业利润可以带给社会极大的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疏离。在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极大地冲击着中华文明古国数千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

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这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关键不在其占有的版图和居住的地方，而应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传统价值观的代代相传。如果黑发黄肤依旧，但人人向往穿国际大牌时装、顿顿吃西式西餐、英文比中文流畅，借钱都要想办法移民，实在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创建无用之始，我就愈发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价值危机，商业不仅不能够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感，反而制造了一个个吞噬人的漩涡，让人们误以为豪宅名车才代表成功，消费上瘾，进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每天打开计算机，新闻里充斥着对灾难事故、低俗趣味、八卦新闻的报道，让人看了感觉窒息。我迫切地感到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阳光的、有意义的、积极正面的事物，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和理由热爱和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生活》：关于公益性团体的确立，这个是一开始就很清晰的，还是逐渐明确的？过程中你受到了哪些人、事、物的重要影响吗？

马可：从无用创建的第三年开始，我就决心把无用做成一个公益组织，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再创造，通过商业的途径来做公益的事业。一个社会，总要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可以主动放弃对个人名利的追求，跟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梦想而奋斗，感召更多的同道人加入，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实现生命价值的事业平台。2009年，我们满心欢喜地取得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以为无用能够就此起航。但没过多久我才无奈地得知：目前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不能直接从事经营销售，想通过无用做公益的理想又走不通了。

2010年，在对更加健康和人性化的企业模式的长期探寻与思考中，我终于发现了“社会企业”，它是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立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社会企业与一般商业企业最核心的区别在于：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把实现其社会目标作为核心使命，以商业的经营模式做公益的事。我对这种新型的企业模式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立刻认定了这才是我毕生的事业和无用的发展方向。企业家只有把社会目标的实现放于追求商业利益之前，商业才能实现“受惠于民，回馈于民”的良性循环，没有“循环”，何谈“发展”？在对自然界生物链的观察中我早已明白“循环”的重要性，一切能够生生不息的延续下来的事物都来自于“获得”与“回馈”之间的平衡。只重索取、不愿回馈的事物必将走向灭亡，因为它违背了地球上自生命出现以来的自然之道。



社会企业才是企业发展的光明未来，我真诚地呼吁人们加入到社会企业的行列中。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创业，请你选择做一个社会企业；如果你不具备创业的条件，至少也去一家社会企业工作。我们除了以宝贵的时间去挣得一份赖以生存的薪酬以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如果你的存在能够启发更多人去探寻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或帮助更多人改变命运，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一直深信：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对他人的付出而不是获得了多少。当大多数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为首要目标时，当大多数人都热心于回馈社会、帮助他人时，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与其抱怨现状，还不如身体力行地践行。

《生活》：为什么无用又从一个公益理想浓厚的艺术工作室，成长为一个专注民艺创承的“社会企业”？

马可：2007年2月，我在巴黎首次发布作品“无用之土地”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后，我却开始反思艺术创作的道路是不是我内心最本质的需求，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思考，我感觉艺术只是一条独善其身的路，但对于这个世界诸多的社会问题和挣扎在痛苦中的人，艺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做社会企业这条兼济天下的路，日日践行自己肩负的使命对于我就是最好的修行。每一天都活得很踏实，很感恩自己有一份如此美好的事业，每天能与亲密友善的同事们一起，做着自己满心热爱的事。

我对社会企业的解读是：与众人分享一切——分享追求和梦想；分享能力与智慧；分享喜悦和忧虑；分享生命和财富……衷心期望有更多真心热爱民间手工艺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这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路，你需要具备十足的勇气和意志，而且，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生活》：为了让社会企业成功运转、更大化地传播无用保护民艺的声音，无用在国内首个空间开幕，能否谈谈关于空间的介绍？

马可：2012年，我开始在北京为无用找家，历时两年未果。我一直很坚持无用坚决不去时尚商业区，因为喧闹嘈杂、人流涌涌的环境根本无法体现无用所倡导的生活理念。2013年底我终于发现了位于美术馆后街的这栋老厂房，它的旁边依着一条槐树成荫的安静胡同。踏入现在的无用展厅的大门的一刻，我就立刻明白了：之前所有经历的不顺只是为了把你送到正确的地方。我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用心建起



了“无用·家”，因为太多东西都是首次的原创，中间经历了很多的尝试、曲折和困难，历经千辛万苦，很开心最后终于实现了！这是所有无用人多年期盼的梦想。偌大的京城，终于有了属于无用的安静的一角。

“无用·家”将是我们全体员工及各地手工艺人与大家分享我们八年来探索累积出的成果的地方，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好好地传承祖先们留下的民间手工艺，更能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创新，为古老的手工艺注入新的生命力，让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最温暖人心的东西长久的陪伴和呵护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无用·家”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展厅、家园和茶寮。我希望无用可以为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注入一股清流，提供一片可以让人驻足停留、发现自己真正的内在需求的净土。

《生活》：你去到四川凉山收集、整理旧衣服，收获到什么？注意到你将每件衣物都标注了使用者、使用年数，这有什么用意？

马可：我在《吾土吾民》中收集的都是农民们正穿在身上从事农耕或放牧的旧衣服，我从这些旧衣物中所获得感动超越了我过去看过的所有时装秀的总和。

城市人习惯于从这些布满补丁的破旧衣服中看到苦难和怜悯。在去到四川大凉山、甘肃通渭等地收集这些衣服旅途中，我曾与这17套衣服的主人逐个交流，谈谈他们的家人和生活，了解他们的忧愁和欢乐。有时是坐在田边地头，有时是在农家的土炕上，有时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当我看着他们羞怯的脸上透露出真诚善良的笑容，我被他们深深地震撼了，他们的豁达和坚强，他们的乐观和尊严都像他们脚下的大地一样结实。刹那间，我的心里满是对他们的尊重和敬意。在土地上劳作着的人永远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他们过着的就是我们祖先的生活，他们用双脚丈量大地，他们用汗水撒播希望。他们真正生活在天地之间，过着人本来的生活。



《生活》：对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对区域有何选择？怎样确立它是“无用”需要去整理和再创造的？

马可：感动，我判断民间手工艺及一切艺术创作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让人感动，能否触动观者的内心。只有倾注了情感、用心制作的东西才能感动人，这也是无用一直坚持手工制作的原因。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形形色色的对象，但让人感动的事物却越来越少。日本民艺大家柳宗悦曾在著作中写道：“手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所以手工作业中会发生奇迹，因为那不是单纯的手在劳动，背后有心的投入，使手制造物品，给予劳动者快乐，使人恪守道德，这才是赋予物品美的原因。所以，手工作业也可以说成是心之作业。”手工制作的各種不确定性恰好是深深吸引我的原因，那种随时迎接不可预知的奇迹发生的心情可以抵消一切身体上的劳累和前进道路上的漫长和艰辛。

无用是中国原创的社会企业品牌，我们对民间手工艺的调研立足于中国本土，我们选择的民艺项目需要具备至少两个特征：一是要具备朴素独特的美感，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民艺调研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分步骤长期地践行。

《生活》：说说过程中让你感动的事情。

马可：最令我感动的常常是这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一定会写的农民们。旅途中的故事很多，举一个例子吧！2012年3月去甘肃通渭调研时夜宿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家，当晚听当地农民讲述长期干旱缺水的严峻真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就被村民们的欢声笑语吵醒，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夜里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整个村庄全被白雪笼罩了，这让正为春耕发愁的村民们开心得不得了，于是我们马上加入了扫雪的队伍，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那天早上，我亲眼看着老婆婆收集了一脸盆的白雪倒在黑色的大铁锅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用雪水煮的面条，清汤上漂着几片绿绿的葱花，和着农人脸上淳朴的笑容一起吃下肚，那是记忆中最难忘的一碗面。从通渭回来以后，我学会了每次刷牙只用一杯水。



《生活》：什么是最困难的？是否有过调整，甚至放弃的念头？

马可：做民间手工艺的探索常常要面对人们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在乡下，对几个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而来的城里人，人们总是怀疑我们背后还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相信我们跑这么远的路就只是为了记录他们的手艺活儿。在城市里，最常常要面对的质疑就是：你说无用做的是公益，无用是一个社会企业，拿什么来证明？在这个一切都可以造假的年代，我只能拿自己的良心来证明，我只能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

我们做着拓荒者的事，但却活在一个为常规企业服务的体系里。因为太独特，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现有的政策法规来界定。无用做的是纯手工的天然环保生活用品（包括服装、家纺和家居用品），手工制作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艺术品，根本不可能大批量地生产。三年前我曾想申请环保服装的有机认证，但调研后才发现这些认证都是为大型企业准备的，费用高昂，而且居然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也就是说你得每年花一大笔钱去做一次认证，认证需要提交的数据也是纷繁复杂，颇耗时日。中国的手工艺平均每天都有N种在消亡，哪里还有精力去做这些报告表格？有机认证为什么要存在？不是为了促进更多的人和企业加入到有机行业里吗？为什么设置一个很高的门坎，让很多小企业或者个人都过不去呢？他可能就是一个种有机蔬菜的有良心的农民而已，他卖掉一年种的白菜还挣不够做认证的钱！有机认证机构最应该是公益组织，有机认证可以不收费吗？做有机事业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得到些鼓励吗？不一定是金钱或物质奖励，哪怕是一张证书，至少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人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这是一个光荣而且正当的职业！这样才会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有机的行业中来。

《生活》：对于手工艺整理者来说，最忧虑的是“整理”的速度不及它们“消失”的速度。你是否忧虑这一点？

马可：我不忧虑，因为我连忧虑的时间都没有。我只能天天去做，时刻在行动。

《生活》：作为前辈和同道人，黄永松老师也经常提到你。

马可：在中国，真正投身民艺的人为数不多。常去黄永松老师创办的汉声编辑部坐坐，一边和黄老师喝老树茶，一边聊我们都热爱的手

工艺，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扼腕惋惜，每次都收获满满、倍感温暖。汉声四十年非常的不容易，他是人间国宝，我好珍惜他。

民艺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于阅读和民间的调研，中国民艺的经典著作《天工开物》、《考工记》等，汉声的和日本其他的出版物、看得比较多的是柳宗悦及盐野米松的书。民间老器物常常给我带来莫名的感动，收集旧物带给我很大的乐趣。天生就是个恋旧的人啊！

《生活》：在你本人的学习生涯及至工作经历中，“细心”和“执着”一直是突出的表现。你在招收职员时是否特别看重这两项？

马可：不会，人各有所长，我不会用自己的强项去衡量他人，但毫无疑问，创始人的人格特质会决定一个企业的工作氛围和质量标准。无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诚实正直”、“信念清晰坚定”和“对于自己的专业有种近似于着魔般的热爱”。面试官常常说“我很喜欢做。”我就会反问他（她）：只是喜欢吗？喜欢是远远不够的。喜欢的可以有很多，热爱的却只能有一个。没有放弃，何谈选择？没有专一的目标，如何能走得长久？

《生活》：又怎么看待中国民艺的未来发展？

马可：希望永远在下一代。文化传统靠的是代代相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魂也就在这里了。作为一个70后，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全部的精力和财富都用在做好无用这件事上了。在黄永松老师这样的资深前辈面前，我只是个初学者。我的责任是不断努力钻研、虚心求教，从前辈们那里继承更多他们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80后90后，我们又是前人了，我也希望有更多甘愿为中国民艺的传承奋斗终身的年轻人加入无用。

做北京“无用·家”，接受采访写稿子，建网站写微博，搞发布会，办手工展，这些都是寻找同道人的途径。最好的管理是管好自己，最好的团队是一群为共同理想而生的人。无用家里的展厅以后将一直专注于中国民间手工艺的选题，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民艺的宝贵线索，好比说你的家乡有某种比较有特色的手工艺（不管是传统小吃的还是百姓日用），拍了照片，写个说明发给无用，我们将很乐意派员前去深入调研及设法支持当地手工艺的传承及再创新。不管你是一个心怀理想的手工艺者，还是热心于手工艺的社团，无用很开心与你们合作来共同推动中国民艺的复兴。希望有那么一天，流动在我们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可以引领这个时代真正的中国人原创的新风尚。

马可

1971年生于长春。1992年毕业于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系。1994年作品《秦俑》获得第二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金。1996~2006年创建例外品牌并担任其设计总监。2006年在珠海创立无用手的艺术中心，致力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2007年首次参加巴黎时装周，发布作品“无用之土地”；贾樟柯就“无用”及马可本人拍摄的纪录片《无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9年被香港设计中心授予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荣誉。2013年创建珠海无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用品牌建设工作。

